

六
典
通
考

六典通考卷一百三

湖西閭鎮珩輯

禮制考

百神六宗

舜典禋于六宗孔傳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朱子語錄云古注說六宗自好鄭氏宗讀爲祭卽祭法中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羣神次序皆順

祭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

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宰我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于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于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于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禦所以祭星也雩禦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漢興于甘泉汾陰立壇禋六宗平帝元始中王莽孔光等奏曰祀典功施于人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是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岳瀆皆六宗之屬

後漢安帝元初六年三月庚辰初立六宗祀于雒陽西北成

亥之地禮比太社時司空李邵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
案尙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
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
祀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
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
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宏等
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當祭上從
邵議

續漢志六宗之議自伏生及平後代各有不同伏生馬融
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
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

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
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
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
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榮祭星也雩榮祭水旱也禋于
六宗此之謂也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曰
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元曰六宗星
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
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晉武帝時司馬紹統表駁之并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
二箕畢旣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元之失也案周禮
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

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于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辰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周禮之所祀卽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禋于六宗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卽三昭三穆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爲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寶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竝從郊故其餘爲六宗也范甯注虞書曰眾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虞喜別論云地有五

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案經句缺無
地祭則祭地臣昭曰虞書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不言天
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
可知也禋于六宗是祭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六是地數之
中舉中足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宗者崇尊之稱禋
者埋祭之言寶座埋之異稱非周禋之祭也風俗通曰周
禮以爲槱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積薪燔柴
也今民猶祠司命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筭中居
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祠以
豬率以春秋之月

魏明帝立六宗祀六子之卦

帝疑其事以問王肅肅亦以爲六子之卦故不廢

景初

二年改祀太極中和之氣時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時從其議

晉初罷其祀時司馬彪表云六宗之後擊虞上奏云按舜受禮不應特立新禮遂廢後擊虞上奏云按舜受終禋于六宗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崇禮百神放而不改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從之

後魏明元太常三年立六宗祀皆有別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太和十三年詔祀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于郊天壇時大議禋祀之禮高閣曰六宗之祀議者十一家莫能詳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爲一位而祭之帝曰尚書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文相連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宗言禋而肆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祀非別祭之名五帝之神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關其地故稱六宗一祭也

互舉以成之今祭圓丘五帝在焉其幣牲俱禋一祭而祀備焉六祭俱備無煩別立

方觀承曰六宗之說漢以下十有二家要以孔安國所據爲不刊司馬彪謂周禮無六宗之兆禮記無六宗之文直欲廢之故大謬也若伏生以天地四時爲六宗而馬融從之然首舉及天已上複類帝孔光劉歆以水火雷風山澤爲六宗而魏晉閒多從之然六子皆象虛而無質而山澤下侵又無論也賈逵以天宗三地宗三爲六而許慎從之然地宗之三全逼山川矣晉虞喜謂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而劉昭從之然地示當祭而曰禋非大社可知後魏文帝更以天皇大帝及五帝爲六宗而通典從之然除大帝則是五宗連大帝則是類帝何別云禋宗

哉張述之說則以六代帝王爲六宗夫禋宗皆天神之屬
忽移而之人與張髦以宗廟三昭三穆爲六宗者略同歐
陽和伯大小夏侯則謂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
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萬物者爲六宗卽孟康天地間
游神之說劉邵謂太極沖和之氣六氣宗之卽摯虞六氣
之宗之說二說直如一說而不足道也司馬彪自言已意
仍用賈氏天宗地宗而益以四方宗爲六宗卽歐陽夏侯
六者之間之意而小變之鄭康成則以星辰司中司命風
師雨師爲六宗雖孔穎達是之然必推配日月以包于類
帝而後割截星辰以合爲六是皆曲爲之說而不免得此
失彼者爾惟安國之說本于家語孔子答宰我問則顯有

證據禮記祭法正與此合先以祭天地明類上帝之義下以四方山川百神明望山川徧羣神之義中間詳陳此六者直是虞書禋六宗之義疏也四方卽四望復何所疑議哉盧植舊說以祈來年于天宗爲六宗羅泌等更以天宗地宗岱宗海宗讀幽宗雩宗爲本字而成六宗者亦不攻而自破矣

四方

四方之解不一周禮大宗伯以醶臯祭四方百物舊說謂磔禳及蜡祭也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舊以爲四望祭法四坎壇祭四方舊以爲山林川谷邱陵之神案鼓人職云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祓舞與四

方之祭用羽舞者異知四方與百物不同非磔禳蜡祭之類也大司樂祀四望在天神地示之下山川之上而鬯人掌供秬鬯山川四方用蜃列四方於山川之下則四方別是一祭非祭日月星海之四望也惟鄭注曲禮以爲祭五官之神者得之

大宗伯以羶率祭四方

羶羶牲胸也而磔之謂磔禳及以蜡祭郊特牲日入蜡以祭四方

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

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

注見吉禮篇

鬯人凡四方用蜃

蜃漆

尊也青爲蜃形蚌曰含翠尊之象

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

羽析白羽

爲之形如輶也字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

大司馬中秋教治兵遂以獵田致禽以祀祊方當月令季秋天子乃厲節執弓挾矢以獵

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以所獲禽祀
四方之神也

曲禮天子祭四方歲徧

諸侯方祀歲徧

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
也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

祭法四坎

壇祭于四方也

祭山林邱陵于壇川谷
于坎每方各爲坎爲壇

詩以我齊明與我

犧羊以社以方

秋祭四方
報成萬物

來方禋祀以其駢黑與其黍稷

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
驥黑等南北以見其餘也

方社不莫

方祭四
方也

世本古義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注云
祭四方謂祭五方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東后土祝融在
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疏云諸侯不得總祭四方之神唯
祀當方故云方祀案詩每以方社對舉以后土乃中央之
神既立爲社自不當在五祀之列故禮止言四方注增謂
五方而疏又增置后土于南皆臆說也

四類

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類亦如之兆爲壇之營域四類日
類爲之位兆日于東郊兆月與風師于西郊
郊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兆雨師于北郊鄭鍔曰書類于上帝唯天神則類而祭之以其神非一故也日出于東月始乎酉其類宜于東西司中司命陽也其類宜于南雨師水也其類宜于北先儒以風師亦在西郊恐不然五行箕星好風箕東方之宿也西則違其方位

蔡德晉曰四類之壇準四望壇之例去王城十里當季辰之位辰戌丑未是也垣之外垣方九十步內爲方壝壝之內相竝爲方壇四皆一成廣五步崇四尺四階階二等壇上無木主祭時以帛爲位而書神名號祭畢焚之此壇兆

在四郊者宗廟社稷壇在國中王宮之內兆山川邱陵墳
衍各因其方則壇兆在四方以自近而遠爲序也

司民司祿

司民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
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鄭司農云文昌宮三能
文昌爲司命次司中次司祿屬軒轅角相與爲體近
次司民元謂司民軒轅角也西疏武陵太守星傳文昌第一
曰上將第二曰次將第三曰歲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
第六曰司祿不見有司民三台六星兩兩相居起文昌東南
別在太微亦無司民之事故後鄭不從案軒轅星有十七星
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故依之也 小司寇孟冬祀
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

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司祿文曰六星或曰下能也祿

謂之言穀也

年穀登乃後制祿祭此

二星者以孟冬既祭之而上民殺之數于天府

隋祀司祿于城西北壇以一少牢

唐以立冬後亥日祀司民司祿不用樂籩豆各八盤俎各二
開元禮設司祿司人神座于壇上近北南向以西爲上獻司
人祝文曰星紀已周兆庶甯阜備茲蠲吉式薦馨香次獻司
祿祝文曰元英紀時歲事云畢聿遵典故修其常祀貞元六
年春二月甲申復祀司人司祿

宋熙甯儀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政和之制司民司
祿爲壇各廣二十五步同壇祭以少牢

明洪武元年太常寺奏唐制遣官祀司民司祿以少牢今擬

如唐制二年崔亮奏每歲聖壽日祭司民司祿

時及寒暑

司寒張子曰當春之晝吾方逆暑則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鉏蓋有以逆其氣當秋之夜

吾方迎寒則一之日發二之日栗烈蓋有以迎其氣

籥章

掌土鼓幽箭

士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幽籥人吹籥之聲章明堂位曰土鼓籥桴鼙

籥伊耆氏之樂

中春畫擊土鼓歛幽詩

以逆暑之者以籥爲之聲七月言塞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迎皆以晝求諸陽

中春迎寒亦如之

迎寒以夜求諸陰

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

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昭明謂壇

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于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張子曰寒暑無定暑近日壇寒近月壇而已故曰相

近于坎壇祭寒暑也註謂相近爲禦祈者非

謂黑黍杜言黑牡元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于冰故祭其

黑黍也司寒非

杜言黑牡當是牡羊也秬黑黍釋草文也故冰唯

已藏則設享祭之禮祭祿大告禮小

祭寒而藏之

享司

左傳黑牡秬黍以享司寒

黑牡秬黍也秬

而號神疏杜言黑牡黑牲當是牲羊也秬黑黍釋草文也故冰唯

羔祭非載冰則祭用秬黍者孰唯告

祭寒而藏之

享司

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鮮富爲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秦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火遇庚日周時無伏至此乃有之磔狗

邑四門以禦蠱災

案秦祠伏磔狗之禮非古也

宋大明六年有司奏季冬之月以黑牡秬黍祭司寒于陵室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秬黍祭司寒啟冰室先薦寢廟隋如宋制

唐武德貞觀之制季冬藏冰仲春開冰竝用黑牡秬黍祭司

寒之神于冰室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其開冰加以桃弧棘

矢設于神座

禮樂志孟冬祭司寒籩豆皆八簋一俎一黑牡

周顯德元年詔築壇北郊以孟冬祭司寒

宋常以四月命官率大祝用牲幣及黑牡秬黍祭元冥之神

乃開冰以薦太廟建隆二年置藏冰署而修其祀淳化三年
祕書監李至言開冰之祭當在春分上命正其禮其後又以
孟冬祀司寒羊一豕一不行飲福天聖令春分開冰季冬藏
冰皆祭神宗詔改定小祀以藏冰出冰祭司寒元豐中詳定
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熙甯祀儀孟冬選吉日祭司寒國朝祀
令夏分曰開冰季冬月藏冰祭司寒于北郊按春秋左傳曰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之也黑牡秬
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古者司寒唯以
藏冰啟冰之日孟冬非有事于冰則不應祭享宜從寢罷惟
季冬藏冰享司寒於冰井務牲用黑牡羊穀用秬黍仲春開
冰則但用羔而已唐郊祀錄仲春開冰祭司寒于冰室以桃

弧棘矢設于神座夫桃弧棘矢以禳除凶邪非禮神之物當
置于凌室之戶其啟冰獻羔依舊從之大觀四年議禮局言
左傳少皞有四叔一爲元冥杜預以元冥爲水官故歷代祀
之爲司寒則元冥非天神矣本朝儀注祭司寒禮畢燔燎是
以祀天神之禮而享人鬼也請罷燔燎而埋祝幣從之政和
議禮局言今祠儀司寒歲用羊豕一請祭以少牢仍用體解
明初肇祀太歲禮臣上言太歲者十二辰之神案說文歲木
星也一次行一周歷十二辰而周天陰陽家說又有十二月
將十二日十二時所直之神元每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
值時值于太史院今宜設壇露祭準社稷壇制而差小帝乃
定祭太歲于山川壇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月將分祀兩廡

餘各序錄或謂月將不經見案祭法埋少牢于秦昭祭時也
相近于坎壈祭寒暑也太歲實統四時而月將四時之候寒
暑行焉今祭太歲月將則四時寒暑之神也嘉靖十一年建太歲壇于正陽門外
之西中太歲殿東廡春秋月將二壇西廡冬夏月將二壇帝
親祭于拜殿每歲孟春歲暮遣官專祭正月遣太常寺祭太
歲月將之神

邱濬曰一歲之間而有春夏秋冬之時四時之候而有寒
暑溫涼之氣冥冥之間必各有神以司之古者各因其時
而致其祭隨其候而行其禮本朝于春秋二時祭太歲之
神及四時月將之神蓋以四時之首合于太歲而四時之
令分于月將其亦祭時與寒暑之遺意歟

秦蕙田曰太歲月將卽四時寒暑之神說爲近當歲星所

次之辰十有二而斗柄所指謂之月建者亦十有二故有
月將之說逐日之神亦十有二故又有日直之說

蜡及百物

路史蜡與臘異臘者獵也獵取禽獸以祭祖故禮臘先
祖五祀在蜡後漢唐蜡祭徧及五祀蜡則于郊臘則于
廟蜡祭宗而不及天祭社而不著地以異于郊也玉燭
寶典云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而異祭蓋以漢
世季冬勞農大享臘祭宗廟五祀同于一日爾

大宗伯以驅率祭四方百物驅辟牲牷也驅而磔之謂磔及蜡祭
驅事用散漆尊無節日散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
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

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

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

祭則用太簇姑洗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黃鐘爲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凡動物破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蠣走則還墳衍孔竅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致和則不至禮運曰何謂四靈麟鳳

龜龍謂四靈

籥章國祭蜡則歛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萬物助天成歲

事至此亦七月也

為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于是國亦養老焉幽頌

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

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

舞幢舞者

兵謂干戚也幢列五采韜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

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

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

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

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

臘先祖五祀

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或

言新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勞農以休息之

郊特牲天子大蜡八大疏曰

入者鄭注云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啜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入神爲

主云大者是天子之蜡對諸侯爲大天子有入神則諸侯之蜡未必入也伊耆氏始爲蜡

伊耆氏古天子號或云蜡也謂求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其神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祭百

種以報嗇也

報其助嗇之功使盡饗

饗農及郵表啜禽獸仁之至義之

蠶也

農田畯也郵表啜謂田所以省約百姓于井閭之處也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

貓謂其食田鼠也迎虎謂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

迎其神也

坊與水庸事也

水庸溝也

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母作草木

歸其澤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

蠭皮弁素服

而祭素服以迎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

之盡也

以榛木爲杖也送終喪殺所以恭木爲杖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

也

祭謂既蜡履先祖五祀

也于是勞農以休息之

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

諸侯于蜡使者載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縷撮又曰其餉伊黍其笠

伊糾皆言野人之服也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

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歛藏之種也

華果蓏也又詔而已戒諸侯以畜藏蘊財利也

八蜡以記四方

記其有豐稔凶荒之異

四方年不順成

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

而收民息民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收謂收斂積聚也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

必矣

禮運昔者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然

而歎

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觀閱也

雜記子貢觀于蜡孔子曰賜也樂

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

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

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張弛以弓弩喻人也 弓弩久

其禮書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而所重者八以其尤

有功于田故也神之尊者非特先嗇而主先嗇以其始有事

于田故也古者蜡則飲于學黨正屬民飲酒于序是也既蜡

則臘先祖五祀于廟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是

也則臘亦謂之蜡矣

秦惠文君十二年初臘

臘微禽獸以歲終祭先祖 是時始效中國爲之

始皇三十

一年更名臘曰嘉平

廣雅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

漢復嘉平曰臘

案春秋時已稱虞不臘非始于秦始皇亦用夏之舊名周蜡于十二月秦臘于孟冬皆建

亥之月也

後漢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饗臘

正祭宗廟旁祭五祀

而始非舊典蓋同一日自此

蔡邕獨斷五帝臘祀之別名青帝以未臘卯

正祭宗廟旁祭五祀

黃帝太白帝赤帝炎帝火行少昊木德

赤帝以戌臘午祖

赤帝炎帝火行少昊木德

金行黑帝以辰臘子祖

黑帝顓頊水行

黃帝以辰臘未祖

黃帝軒轅后土土行

魏因漢制高堂隆議臘用日云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經而臘水始于申盛于子終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以辰臘火始于寅盛于午終于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以戌臘木始于亥盛于卯終于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以未臘金始

于己盛于酉終于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以丑臘土始于未
盛于戌終于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以辰臘今魏土德而王
宜以戌祖辰臘博士秦靜議古禮歲終聚合萬物祭宗廟謂
之腊皆有常日臨時造請而用之又無正月祖祭之禮漢氏
以午祖戌臘午者南方之象故以午祖正月爲歲首故以寅
始用午祖戌者歲之經萬物畢成故以戌臘小數之學因就
傳著五行以爲說皆非典籍經義之文也尙書易經說五行
水火金木土王相衍天地陰陽之義故易曰坤爲土王位西
南黃精之君盛德在未故大魏以未祖戌者歲終曰窮之辰
不宜以爲歲初祖祭之行始也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
朋丑者土之終以丑臘終而復始乃終有慶宜如前以未祖

丑臘奏可之

禮記外傳漢則臘而不蜡受命之王皆以王日爲祖衰日爲蠶又云周水德漢火德各以其五

行之王日爲祖其休廢日爲臘也火王午木王卯水王子金王酉而臘各用其衰日如魏土行士衰于辰故魏臘用辰晉

金行金衰于丑故晉臘用丑五運相承莫不皆然秦靜日古禮出有祖祭歲終有蜡祭無正月必祖之祀

東晉元帝大興二年未臘前一日詔明日當爲范氏從母舉哀百官戒嚴尚書郎張亮議曰大臘之日休息黎眾百日之勤一日之澤未可戒嚴

宋以水德王祖以子臘以辰

後周以十一月祭神農氏伊耆氏后稷氏田畯鱗羽蠃毛介水墉坊郭表陵獸猫之神于五郊五方上帝地祇五星列宿蒼龍朱雀白獸元武五人帝五官之神嶽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上帝地祇神農伊耆人帝

于壇上南郊則以神農旣蜡無其祀三辰七宿則爲小壇于

其側縣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則各爲坎餘則于

平地皇帝初獻上帝地祇神農伊耆及五人帝冢宰亞獻宗

伯終獻

上大夫獻三辰五官后稷田畯嶽鎮海瀆中大夫獻

七宿山林川澤以下自天帝人帝田畯羽毛之類牲

幣玉帛皆從燒地祇郵表曠之類皆從埋祭畢皇帝如南郊

便殿致春明日乃蜡祭于南郊如東郊儀祭訖又如黃郊又

如西郊又如北郊祭並是宮

隋初因周制定孟冬下亥蜡百神臘宗廟祭社稷其方不熟
則闢其方之蜡焉開皇四年十一月詔曰前周歲首今之仲
冬建亥之月稱蜡可也後周用夏后之時行姬氏之蜡考之
前代于義有違其十月行蜡者停可以十二月爲臘于是始
革前制

唐貞觀十一年房元齡等與禮官述議以爲月令蜡祭惟祭天宗謂日月而下近代蜡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竝除之季冬寅日蜡祭百神于南郊大明夜明用犧二隻豆各四隻蠶俎各一神農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隻豆等與大明同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嶽四鎮四海四瀆以下方別各用少牢一其曰祭井泉于川澤之下用羊一卯日祭社稷于社宮辰日臘享于太廟用牲皆準時祭井泉用羊二二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水陵墳衍原隰鱗羽羸毛介水墉坊都有麟朱鳥白虎元武方

別各用少牢一每座籩豆各二籩蠶俎各一蜡祭凡百八十七座當方年穀不登則闕其祀

宋建隆初從有司言用火德王召尚赤以戊日爲臘太常博士和峴奏議曰蜡始于伊耆及漢改名臘其實一也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沿其制唐承土德貞觀以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享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于臘辰以應土德聖朝以十二月戌日爲臘而以前七日辛卯先行蜡祭蓋禮官之失也事下有司請準唐禮從之天聖三年禮官陳詰言蜡祭百九十二位而祝文所載百八十二位無五方田畯五方郵表畧十位蓋有司失其傳郊祀錄正辭錄司天監神位圖皆以虎爲於菟乃避唐諱請復爲虎載田畯郵表畧皇祐定壇高八尺廣四丈元豐六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請蜡四郊各爲一壇以

祀其方之神有不順成之方則不修報其息民仍在蜡祭後從之禮部言蜡祭四壇皆設神農后稷同日祭享頗爲重複太常寺謂蜡祭以神農爲主后稷從祭四郊今設壇自當每方各祭從之紹興十九年有司檢會五禮新儀臘前一日蜡東方西方爲大祀蜡南方北方爲中祀並用牲牢臣僚言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釋者謂蜡祭也報一歲之成求嗣歲之福今已行臘享而報農之祀或闕請並行蜡祭乾道四年太常少卿王淪請四郊各爲一壇以祀其方之神東西日月爲主各以神農后稷配南北方神農爲主以后稷配自五帝星辰嶽鎮海瀆以至貓虎昆蟲各隨其方分爲從祀其後南蜡仍于圜壇望祭殿北蜡于餘杭門外精進寺行禮

明八蜡廟止于府州縣王國則西畿甸外惟兩河間有之相
沿以春秋仲月戊日致祭陸東議曰禮曰蜡索也歲十二月
合眾萬物而索享之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漢舊儀曰
臘者報諸鬼神聖賢有功于民者魏臺訪議曰帝問何用未
社丑臘王肅對曰丑之明日便寅寅木也故以丑臘蔡邕謂
歲終王肅謂明日爲寅似當以歲除行事則丑之義爲長然
或立春于除夕前則用立春前丑日立春于來歲則用下旬
丑日庶協祭義

邱濬曰古所祭者八神皆有功于農事者後世所祀之神
乃至于八十有五座一百九十有二位何也本朝于古祀
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于蜡祭闕焉蓋此祭也與藉田

相爲始終當東作方興舉藉田以祀先農帥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及百穀告成舉大蜡以報先嗇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勤之苦是故舉先王莫大之禮亦廣聖君莫大之恩也

高禩

路史女皇氏女媧太昊氏之女弟出于承匡生而神靈亡景亡謾少佐太昊禱于神祇而爲女婦正姓氏職婚姻通行媒以重萬民之判是曰神媒治百有三十載而落以其載媒是以後世有國祀爲高禩之神因典祠焉月令仲春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禩天子親迎元鳥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娥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

官嘉祥而立其祠焉

後妃帥九嬪御

御謂從往侍祠

乃禮天子所御

帶以弓韁授以弓矢于高裸之前

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于庭以神惠顯之也

帶以弓韁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

王詩大

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韁禮之裸下其子必得天材也

雅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姜嫄

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爲高辛之世妃

祔也祔無子求有子也姜嫄出祀郊裸見大人迹而履其拇

遂欲戲然如有人道之感于是卽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

漢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始立爲高裸之祠于城南祭以特牲

高裸者人之先也故立石以爲主而祀之以太牢

後漢因之祀于仲春之月

魏裸壇有石

青龍中造許慎云山陽人以石爲主

晉以仲春之月祠高禩于城南祀以特牲元康六年高禩壇上石中破博士議禮無高禩置石之文未知設造所由既已毀破可無改造束哲議以爲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禮祭器弊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後得高堂隆故事詔更鐫石令如舊制高禩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

江東太廟北門內道西有

石處如竹葉小屋覆之宋文帝元嘉中修廟所得石陸澄以爲晉孝武時郊禩石或曰百姓祀其傍或謂之落星也

後齊制高禩壇于南郊旁廣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壇每歲立鳥至之日皇帝親帥六宮祀青帝于壇以太昊配而祀高禩之神以祈子其儀青帝北方南向配帝東方西向禩神壇下東陛之南西向禮用青珪東帛牲共以一太牢祀日皇帝袞冕乘玉輅皇后禕衣乘重翟皇帝初獻降自東陛皇

后亞獻降自西陛並詣便坐夫人終獻上嬪獻于禊神訖帝及后並詣攢位乃送神皇帝皇后及羣嬪皆拜乃撤就燎禮畢而還

隋亦以元鳥至日祀高祿于南郊壇牲用一太牢

唐亦以仲春之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祿天子親往

宋景祐四年御史張奎請親祀高祿築壇南郊春分日祀青帝配以伏羲帝嚳以禊神從祀石爲主依東漢晉隋之舊牲用太牢樂以升歌儀視先蠶有司攝以乘輿所御弓矢弓韜致禊神前祀已與胙酒進內以禮所御使齋戒受之每歲孟春有司申請命曰特祀壇高九尺周廣二丈六尺四出陛陞廣五尺設三壝壝別二十五步青石主長三尺八寸用木生

成之數形準廟社主植壇上稍北露首三寸圭幣青色牲用牛羊豕各一如盧植說樂章祀儀准青帝鑄器神座如句芒唯有司攝事受福不飲爲異祀前一日內侍請皇后宿齋別寢宮嬪從齋庭量地設香案褥位各二重行南向以望牒壇又設褥位香案北重行皇后服緝衣褥位以緋宮嬪服宮中朝賀之服褥位以紫祀日有司以弓矢弓韁授內臣奉至齋所內臣引宮嬪詣褥位東上南向立又詣皇后幄次跪請皇后行禮導至褥位南向立請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導皇后詣香案褥位上香帶弓韁受弓矢轉授內臣置于箱又請再拜內臣進胙皇后受訖轉授內臣次進福酒內侍曰請以福內臣又奏請再拜乃解弓韁內臣跪受置于箱導皇后歸東向

禴位又引宮嬪最高一人詣香案上香帶弓韁受弓矢轉授
左右置于箱請再拜左右進福酒請飲福再拜解弓韁還位
又引以次宮嬪悉如上儀俟俱復內侍奉請皇后詣南向禴
位皆再拜內侍跪奏禮畢導皇后歸幄次宮嬪並退是歲宮
中又置赤帝像以祈皇嗣寶元二年皇子生遣參知政事王
鬷以太牢報祀准春分儀惟不設弓矢弓韁著爲常祀遣兩
制官攝事元豐四年禮官言按祀儀青帝壇廣四丈高八尺
今祠高祿既以青帝爲主其壇高廣請如青帝之制從之尚書
禮部言高祿以伏羲高辛配祝文並云作主神無二
主伏羲既爲主其高辛祝文改云配祭于神從之
政和二年詔春分祀高祿青帝以帝伏羲氏高辛氏配簡狄姜嫄從
祀紹興元年太常少卿趙子晝乞自來歲春行高祿之祀從

之十七年禮部太常寺言禮仲春天子親祀高祿徽宗皇帝修親祠之制具載新儀望皇帝親祠以祈多男之祥從之三月甲辰以太師檜爲親祀使乙巳上親祀青帝于東郊普安郡王亞獻恩平郡王終獻祀姜嫄于壇下牲用太牢玉用青幣放其玉之色樂舞如南郊之制禮畢御端誠殿受賀祀禮畢十七日有司奏壇所有瑞氣修壇日有六鶴之祥

金明昌六年章宗未有子尙書省臣奏行高祿之祀乃築壇于景風門外東南端當闕之卯辰地與圜邱東西相望壇如北郊之制歲以春分日祀青帝伏羲氏女媧氏凡三位壇上南向西上姜嫄簡狄位于壇之第二層東向北上其齋戒奠玉幣進熟皆如大祀儀青帝幣玉皆用青餘皆無玉牲用羊

家有司攝三獻司徒行事禮畢進胙倍于他祀之肉進胙官佩弓矢弓韁以進上命后妃嬪御皆執弓矢東向而射以次飲福享胙

明嘉靖九年青州儒生李時颺請祀高祿以祈聖嗣禮官以聞帝曰高祿雖古禮今實難行遂寢其議已而定祀高祿禮設木臺于皇城東永安門北震方壇上皇天上帝南向駐犧花璧奉獻皇帝配西向牛一羊一豕一高祿在壇下西向牛一羊一豕一禮三獻樂九奏陳八佾皇帝位壇下北向后妃嬪位壇南數十丈外北向用帷壇下陳弓矢弧韁如后妃嬪之數祭畢女官導后妃嬪至高祿前跪取弓矢授后妃嬪受而納于弧韁

卷一百三
郊廟之禮
邱潛曰古聖王制爲高祫之祀以爲祈嗣之禮必順天時
感物類精意以禋之備禮以祀之庶幾有感格之祥後世
信方士設素饌投青詞而求之窈冥茫昧之外而不知聖
人自有當行之禮也臣竊以爲古者祀高祫于郊壇郊者
祀天之常所而使后妃嬪御涉于其間不無亵瀆況郊在
國都之外而后妃嬪御出入或有不便請擇宮中潔淨之
地立爲祫壇中設帝位而以高祫配庶行禮爲宜

儺禮

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疫鬼
一居若水是爲魍魎蜮鬼一居人宮室樞隅處善驚人
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爲所抑

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方相帥百隸及童女

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

方相氏狂夫四人

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

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

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殿疫者

蒙冒也冒熊皮以驚殿疫病

之鬼如今魃頭也時儺四時作方相氏以儺凶惡也索瘦也

占夢遂令始難殿疫方相令

氏也儺謂執兵以有儺郤也

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此

難陰氣也陰塞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殿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于四

方之神所以舉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入于郊以

攘春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于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

以發陳氣禁止疾疫

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

寒氣

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于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

人也旁磔于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爲牛牛可率止也送猶舉也

鄉人儺朝服而

立于阼階

儺所以逐疫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于戲亦必朝服而臨之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

依已而安之也

鄉人禡

禦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殿疫逐強鬼也

孔子朝服立于阼存

室神也

人也神依

漢制先臘

一曰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

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儼子

儼之言善善童幼子也

皆赤幘皂製

執大鼗方相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

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

漏上水

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

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儼子備請逐疫于是中

黃門倡帳子和曰甲作食殉肺胃食虎雄伯食魅臘簡食不
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門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
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其食蠱凡使十二神造惡凶赫女軀拉
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東京賦曰捐
斬委蛇膾方良囚耕父于清冷溺女魅于神潢殘夔魅與罔
象殮望伸而蹻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鬼猶狂惡鬼委蛇大
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魑皆旱鬼惡水故囚溺于水中
使不能爲害夔越罔象木石之怪控伸游光兄弟入人恒在
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魖水之怪龍罔象臣
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狹魑魖山精好學人
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曰怪
罔象食人一名沐廬坤蒼獨狂無頭鬼 因作方相與十二
獸儻囉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東京賦曰
星流逐赤疫于四裔注曰煌火光逐驚走煌然火先如門
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 倡子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門外
騎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之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東京賦曰

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爲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度還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爲儻人師訖設桃梗鬱儡葦茭畢執事陞者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尺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儡主閭領眾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于是黃帝法而象之殿除畢因立桃梗于門戶上畫鬱儡持葦索以御凶鬼畫虎于門當食鬼也風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儡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梗者更也歲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終更始受介祉也北魏和平三年十有二月乙卯因大儻耀兵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齊制季冬晦選樂人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爲侏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幘皂襍衣執畿一百二十人赤布袴褶執鞬角方相氏黃金四目熊皮蒙首元衣朱裳執戈揚

盾又作窮奇祖明之類凡十二獸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其日戌夜三唱開諸里門儻者各集被服器杖以待事戌夜四唱開諸城門二衛皆嚴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卽御座王公執事官第一品以下從六品以上陪列預觀儻者鼓譟入殿西門徧于禁內分出二上閣作方相與十二獸舞戲喧呼周徧前後鼓譟出殿南門分爲六道出于郭外

隋制季春晦儻磔牲于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前一日禳陽氣季冬傍磔大儻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振子如後齊冬八隊二時儻則四隊執事十二人赤幘構衣執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黃金四日蒙

熊皮元衣朱裳其一人爲唱師著皮衣執棒鼓角各十有司預備雄雞羝羊及酒于宮門爲坎未明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盾周呼鼓譟而出合趨顯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祝師執事預臨牲甸磔之于門酌酒禳祝舉牲并酒埋之

唐大饋之禮選人年十二以下十六以上爲僕子假面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爲一隊六人爲列執事十二人赤幘赤衣麻鞶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假面黃金四目蒙熊皮黑衣朱裳右執盾其一人爲唱師假面皮衣執棒鼓角各十合爲一隊隊別鼓吹令一人太卜令一人各監所部巫師二人以逐惡鬼于禁中有司預備每門雄雞及酒擬于宮城正門皇城諸門縣禳設祭太祝一人齋郎三人右校爲瘞培各于

皇城中門外之右前一日之夕儺者赴集所具其器服以待事其日未明諸衛依時刻勒所部屯門列仗近仗入陳于階鼓吹令帥儺者各集其宮門外內侍詣皇帝所御殿前奏偃子簡請逐疫出命寺伯六人分引儺者于長樂門永安門以入至左右上閣鼓譟以進方相氏執戈揚盾唱偃子和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諸隊各趨順天門以出分詣諸城門出郭而止儺者將出祝布神席當中門南向出訖宰手齋郎齋郎齋牲匱礀之神席之西藉以席北首齋郎酌清酒太祝受奠之祝史持版于座右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遣太祝臣姓名昭告于太陰之神興奠版于席乃舉牲并酒瘞培

開元禮諸州縣儺方相四人執戈盾唱率四人偃子都督及上州六十人中下州四十人縣皆二十人方相唱率縣皆一

人皆以雜職充之其僕子取人年十五以下十三以上充之又雜職八人四人執鼗鞶四人執鞭戈儻前一日之夕所司率領宿于州門外其縣門亦如之未辨色所司白刺史縣令請引儻者入將辨色官者二人出門各執青麾引儻者入無官者外人引導于是儻執鼗鞶俱謀呼鼓鞭戈盾而入官者引之得索諸室反門巷訖官者引出中門所司接引出仍鼓譟而出大門外分爲四部各趨四城門出郭而止初儻者入祝五人各帥執事者以酒脯各詣州門及城四門儻者出便酌酒奠脯于門右禳祝而止乃舉酒脯埋于西南酒以爵脯以遼其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祝姓名敢告于太陰之神寒暑往來陰陽之常度維神以屏

猶厲謹以酒脯之奠敢敬祭于神尚饗

宋禁中腊月三十日呈女童驅儻裝六丁六神之類

雲麓

漫抄世俗歲除鄉人相率爲儻俚語謂之打野狐亦呼爲野雲戲

邱濬曰儻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始于周禮方相氏而見于月令之三時漢唐以來其法猶存漢以中黃門爲之以其出入禁掖爲便今世此法不傳然宮中邃密陰氣徧盛不

能無影響之疑乎是假外道以驅除之請斟酌漢唐之制
俾內臣依古制以爲索室逐疫之法

六典通考卷一百四

湖西閻鎮珩輯

禮制考

因祭

按儀禮經傳通解及五禮綱目所載有巡狩朝會建國出師田獵射侯凶旱牲馬嫁娶貞卜籍田等祭蒸餽各附見

本事不重出

炎診

小宗伯凡天地之大戒類社稷宗廟則爲位 鼓人赦日月則詔王鼓 大僕軍旅甸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 韶昭

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夏之入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酉光

芒東及天漢

鄭裨寵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

舜玉瓚鄭必不火瓘珪也聲玉爵也欲以禳火子產弗與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星 壬午宋衛陳鄭皆火裨寵曰不用吾言鄭

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時其中多言者或

遂不與

亦不復火

哀公六年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

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妖氣守故以爲當王身若榮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祭禡

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

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榮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娶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諭詔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若

無穢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乃止

梁山崩梁山

晉望也以傳召伯宗傳翟人曰夫國主山川爲山川之主故川涸

山崩君爲之降服出次降服稿素乘縗不舉策于上帝縗車無文

不舉不舉樂也策于上帝國三日哭以禮焉以禮于雖伯宗亦如是而已伯宗及絳以告君從之

尚書大傅維王后元祀

禹謂帝舜也步

帝令大禹步于上帝

帝舜也步推也上帝

天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用咎于下者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而乃若六沴作見若是其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若是其讀曰恭禁止也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伐既侵六極其下侵陵也禹乃其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

用王極長事

長猶君也

一曰貌貌之不恭是爲不肅

肅敬也

厥咎狂

倨慢厥罰恆雨

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恆雨也

厥極惡

于人則時爲惡

時

則有服妖之飾

時則有驅孽

木屬

時則有雞禍

雞屬木

時則有

下體生于上之痾

病病也貌氣失之病也

時則有青眚青祥

青木色也眚生于此

祥自外來也 唯金沴木沴二曰

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久厥咎借

厥罰恆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

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唯木沴金三曰視視

之不明是謂愆厥咎禁厥罰恆燠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

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唯水沴火

四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

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

黑祥唯火沴水五曰思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恆

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

六曰王極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

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

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擊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
之病夏侯勝說伐宜爲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性情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僞張無度則魂魄傷也王氣失之病也增以爲病將以開賢代之也薄食謂增以爲病將以開賢代之也並見逆謂盈縮謂增以爲病將以開賢代之也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也維五位復建辟厥沴君失五事則五復立之者當明其變行相沴違其位異改過以其禦之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子駿傳曰二月三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思心是司八月九月維言是司十月十一月維聽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于四時之氣以近其口也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公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上旬爲月之

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爲日
之朝禺中至日映爲日之中下顥至黃昏爲日之夕其二辰
以次相將其次受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日月中則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
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
變夜見亦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離憂也逢見也非沴也鮮與書同
已成故天垂變禦貌于喬忿傲假明德忿類無期之類以其異以示人也
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離也功成也維凶咎之殺
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訖止也言之失者在于去止眾謂從願也三祭之其神乃順
若周厲王弭謗以障民口之類禦言于訖眾以其月從
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止視之失者去忽似謂若亂于是非象龔滔天及不辨鹿馬之類
攸讀風雨所漂颻之颶止聽之失者去恍攸謂若老夫嘒嘒小子矯矯誨爾純純聽我眊眊之類禦思心于
有尤以其月從其祭參乃從尤過也止思心之失者去欲有所過若昭公不知禮而習小儀

不修政而欲樂王極于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尊也止王極之失者始祖之法度六沴之禮散齊七日致齊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于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于北方蓋入日爲日朝而初祀者一旬有一日事乃畢也新器赤黍改過之宜也中庭廟堂之庭也或曰朝廷之庭也此祀五精之神其牲器粢盛有常禮記其異者也其祀禮曰格祀篇名今亡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祀篇中大祝贊主人辭也某也天子名也方祀其祀也大祝告神以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作作猶爲也六沴無君悔過之辭是神靈所爲差無傾無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六沴事六事會合也批推也言天下有道神靈合推內于六沴六事之機以縣示我機天文也天文運轉示我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上君祀靈威仰下謂天子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君祀太皞之屬

祈禳

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禫四曰崇五

曰攻六曰說

新祭也謂爲有災變號呼告神以求福天神人鬼地祇不和則癟作見故以其禮祠之造祭于

祖也類造禫榮攻說皆祭名也榮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類

造加誠肅求如志禫榮告之以時有災變也攻說則以辭責

之榮如日食以朱絲禁社攻如其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說

日昭昭大明滅滅無光柰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辭未聞焉造類禫榮作六辭五曰禱晉趙文子成室晉大夫

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

夫發焉張老曰美哉翰焉美哉奠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君子謂之善頌善辭是禱之辭

斯

聚國族于斯君子謂之善頌善辭是禱之辭

小祭祀將事候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霑

風旱禱歲兵遠舉疾

候之言候嘉慶祈福祥之屬禳禱卻凶咎甯風旱之屬順豐年而順爲之祝

辭逆迎也強讀

曰救救安也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禫榮之祝號詳詛

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故謂凶歲旅陳也陳

如祀之

典瑞四圭有邸以旅上帝兩圭有邸以旅四望

大

備也

則旅上帝及四望

玉人兩圭五寸有邸以旅四望

職金

旅于上帝則其其金版

鏹金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

掌次王大旅上帝

則張麾案設皇邸

國有故而祭亦曰此以旅見祀也

典瑞大旅共其玉器

而奉之

圭主之屬

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

者

國有大政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卽徹常祭于時乃興造其樂器

笙師大喪厥其樂器大旅則陳之

陳于饋處而已不溢

其寵人若有祭事則奉寵以往旅亦如之

大卜凡旅陳

陳寵于饋處也旅祭非常輕于大遷大師

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

神示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也求福曰禱

太祝國有大故

天裁彌祀社稷禱祠大故兵寇也天裁疫癟水旱也彌猶徧焉

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

小宗

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爲位國有禍裁亦如
之謂有廟祠皆肆師與祝侯禳于畧及郊侯禳小祝職也畧五
里五十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大故謂水旱凶荒所
令祭者社及禁醻都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令令都之有司
也祭謂報賽也家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 小子凡侯禳節其牲侯禳者侯四時惡氣禳去之也羊人凡侯禳共其羊牲 牧人凡毀事用龙可也龙謂雜色不純毀謂副雞人凡面禳共其雞牲面禳四面禳也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衍讀爲延聲之誤也望祀謂有牲粢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二者冬堂贈無方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禱禁之神號男巫爲之招常數無算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由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于水上之類釁浴謂其香薰草藥沐

洛

古季冬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

舍讀爲釋采也

萌采始生

也贈送也欲以

新善去妖惡

眠禳掌安宅敘降

宅居也降下也人見妖

祟則不安主安其居處

也次敘其凶禍

正歲則行事

正月而行安宅

事所以顧民

蠱以攻讞

之毒蠱蟲物

求去之也

讞讀如潰瘍之潰

害人者攻說

祈名祈

掌除蠹物以攻禦

攻蠹物穿食人器物者

魚亦是也

攻禦祈名

庶氏掌除毒

翦氏

年夏五月鄭火子產使祝史從主祐于周廟告于先君

祐廟者就太陰禳火禳

于國北積土陰氣所

幽周廟厲王廟也

明日使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

爲祭處于國北禳

火于元冥回祿

元冥水神回祿火神

祈于四鄘

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

餘七月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災禮也

宋災二師令四鄉正敬享

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

祝宗用馬

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

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

遠祖凡天災有幣無牲
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

莘號地

王

問于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明神
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神亦往焉觀其苛慝
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

崇山

融祝融也崇高山也

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

回祿火神聆隧地名

商之興

也櫛杌次于丕山

櫛杌蠭也丕山在河東

其亡也夷羊在牧

夷羊神獸牧商

郊牧周之興也鸞鷟鳴于岐山

鸞鷟鸞鳳之別名也

其衰也杜伯射王

于鄗

鄗京也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日宣王殺杜

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

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

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

也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

馮衣也儀匹也

若由是觀之其丹朱

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士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狸姓丹朱之後無有祈也
新求也杜云以甲乙日至祭先牌玉用倉服上青以此類祭之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傅氏狸姓奉犧牲玉鬯往獻焉玉鬯鬯酒之圭長尺二寸有瓊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十九年晉攻虢楚其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羣望星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之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巴姬

大秦玉姿

六、血脉通考

卷一

七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

禱疾病求瘳

掌以時

招梗禴禳之事以除疾殃

梗禴未至也除災害曰禴猶刮去
也卻變異曰禳禳攘也四禮唯禳

其遺象

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

招誤也招福也弭讀爲敉字之招安也安凶禍也招

祓皆有祀行之禮

士喪禮疾病乃行禱五祀

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

書

召公也穆子卜

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

穆卜二公太公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

季文王

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墮三壇三王之位皆南

壇同墮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

向三壇之南別爲一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史

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瘡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

元孫某武王也遭遇厲惡虐暴也不子元子也

子仁若考能多

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曰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今

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元孫武王也遭遇厲惡虐暴也不子元子也

子仁若考能多

我旣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
我我乃屏璧與珪屏藏也乃卜三龜一習吉敗箭見書乃并是
吉者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也公曰體王其罔害體兆之
體也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曰乃瘳醫藏卜書之匱也
左傳夷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也愆惡疾也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
王身宋公享晉侯于楚邱請以桑林子之樂名荀罃辭荀
偃士匄曰諸侯宋魯于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
林享君不亦可乎言具天子樂也舞師題以旌夏師樂師也旌夏大
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其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
著雍者地也卜桑林見崇見于卜兆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禱謝荀罃

間疾
差也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

成子子產之讖

平公有疾韓宣子

贊授密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

諭也

諭謂祭祀告謝也

而無除今夢黃能入于寢門不知人殺乎抑

厲鬼邪

人殺土殺人厲鬼惡鬼也

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

有僑聞之昔者蘇達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能以入于羽

淵

羽山之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

吉凶所及非其族類

則紹其同位

紹繼也殷周祀之是也

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以

勤事功施于民者

自卿以下不過其族

族親也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

其或者未舉

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

董伯晉大夫神不敵

非類則董伯其姪姓乎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

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

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

高辛帝號

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后

帝號

善也

遂閼伯于商邱主辰

商邱宋地主祀

商人是因故辰

爲商星

商人湯先祖土封商邱因闕伯故國祀辰星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

因以服事夏商

唐人若劉累之等累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遷魯縣此在大夏

王邑姜方震大叔

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大叔成王之弟叔虞

夢帝謂已余命而

子曰虞

帝天取唐君之名

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

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

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

冥師生允格臺駘

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元冥水官昧爲水官之長

臺駘能業其官

宣汾洮

宣猶通也汾二水名

障大澤

陂障之

以處太原

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帝

用嘉之封諸汾川

帝顓
項

沈似尋黃實守其祀

四

國臺

之後今晉主

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

山川之神則水旱癟疫之災于是乎崇之

有水旱之災則崇
祭山川之神若臺

駘者周禮四日崇祭爲營壇用幣以祈福祥

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

于昊乎崇之

星辰之神若實沉者

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

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齊侯濟遂瘡

瘡疾

期而不瘳諸

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邱據與裔款

二子齊
嬖大夫

言于公曰吾事

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

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闢以辭賓公訖告

晏子晏子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

無廢事

上下無怨動無違

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與

焉其所以藉社者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也以成其違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于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曷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信媚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闢去禁薄斂已責除逋十二月齊侯田于

沛言疾愈行
猶沛澤名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

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四水在楚界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

下神祇子曰邱之禱久矣

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日神地曰祇禱者悔過

遷善以祈之佑也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不請于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子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

以無所事
禱之意

盟詛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禱禦之祝號

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詛主于要誓大

事曰盟小作盟

詛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載辭爲辭而載之于策坎用牲加書于其上也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質正也成也

司盟掌盟載

之灋

載牒也。牒者書其辭于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謂之載書。

凡邦國有疑會

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旣盟則貳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旣盟則貳之。

不苟也。明神神之明察，舊謂日月山川也。觀禮加方明于壇，以上天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

以擧舉萬民之犯命者，詔其不信者亦如之也。犯命犯君教令六官，則萬民之犯命者亦如之也。不信違約者

也。春秋傳曰：臧耗犯門，斬闕以出，乃監藏氏。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者檢

其自相違約，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詔。不信則不敢聽此。

盟詔所以省獄訟。凡盟詔各

以其地域之眾庶共其牲而致焉。旣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

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爲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

封人大盟則飾其牛

牲。大盟會戎右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將歃血者先執

載解使心皆開辟也。役贊牛耳桃荔。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

之者傅敷血，投當歃者。贊牛耳桃荔爲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荔拂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桃鬼所畏也，荔若鬼所以埽不祥。

涖牲曰盟。坎用牲

書而讀其盟

臨而讀其盟

亡

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蘊設望

表與鮮卑守燎

蘊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綯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爲表表其位也鮮東夷國境庭燎

也

隱公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外盟

不曰此其曰何也諸侯之參盟于是始故謹而曰之也

世道交喪

盟詛訛非可以爲世道化消備不須諾誓不及五帝

是其遺文五帝之世

諾誓尚書六誓七誥

執訓存日以記惡諾誓不及三王

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

毫之命周武有盟津之會眾

諾誓而信自著盟詛不及三王

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

毫之命周武有盟津之會眾

所歸信

盟詛也

交質子不及二伯

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諸侯率服不質任也

五霸桓公爲盛葬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

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

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

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縕無有封而不告

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春秋傳僖公九年葬
邱之會陳牲而不殺

讀書加于牲上
蓋胡天子之某

晉文公伐衛楚師救衛戰于城濮楚師敗

績晉師還至于衛雍作王宮于踐土王子虎

盟宮之
踐土

庭翼言曰皆熒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

師無克所國及而元孫無有老幼

獎助也渝變
也亟誅也

諸侯伐鄭

鄭人恐乃行成

與晉成也

同盟于戲將盟鄭六卿公子翬

子

公子

發叔公子嘉孔公孫翬耳公孫翬

子

公孫舍之展及其大夫

門子皆從鄭伯門子翬

子晉士莊子爲載書

載書

曰自今日既

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

如之盟
謂以兵亂之
力強要鄭
大

公子翬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

介猶
間也

使其鬼神不獲歆

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

隘

猶委賴底至也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

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

此盟亦如

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

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

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節何必今日乃盟而還

遂兩用載書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

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屈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

不我赦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隨

也質主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

瑞符

善之主也是故臨之

明神不獨要盟

歸潔

背之可也乃及楚平

諸侯伐鄭鄭人

懼乃行成同盟于嘉載書曰凡我同盟母瀘年

瀘積年穀母而不分災母

壅利泰山川母保姦母留懸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

之利

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二司羣神羣祀羣祀在典者先王

先公

先王諸侯之太祖宋祖帝乙鄭

封君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

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已姓杞姬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

明神殛之俾

失其民隊命亡氏跨其國家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晉士

楚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

好惡同之同恤苗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

亦如之交費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討背叛不

來在王庭

者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崔杼弑齊君

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大宮

大宮太廟

曰所不

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

有如上帝乃歎

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歎

晉師

將盟衛侯于鄆

澤衛人請執牛耳

盟禮尊者蒞牛耳生次盟者

成何曰衛

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

言衛小比晉縣

公會齊侯于夾谷孔邱相

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

者有如此盟

謂之盟

孔邱使茲無還揖對

無還晉

大夫曰而不反

我汶陽之田吾以其命者亦如之

于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

齊人來歸

鄆謹龜陰之田

哀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

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

周固故心以制之

制其義

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

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

可寒也

尋重也
寒歇也

乃不尋盟

哀公會齊侯盟于蒙

武伯問于季

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

季羔

高柴發陽之役衛石魋

發陽鄭也
石曼姑之子

武伯曰然則彘也

彘

鄭伯將伐許授兵于大宮

大宮鄭
祖廟

公孫闐與穎考叔爭

車

公孫闐
鄭大夫

穎考叔挾輶以走

輶車

子都拔棘以逐之

子都公

也及大遽弗及子都怒傳于許

傳于許
城下

穎考叔取鄭伯之旗

登

登弧
箕子都

自下射之顛而死鄭伯使卒出殮行

出犬雞以詛射

穎考叔者

百人爲卒二
十五人爲行

君子謂鄭莊公失政

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

而詛之將何益矣

季武子將作三軍盟

諸僖闔

五父之衢
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

諸侯盟名在魯國東

陽虎囚季桓子冬十月

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

稷門魯南城門

陽虎又盟公及

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孔子適衛路

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

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

爲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

子遇難于匡又伐木于宋今遇困于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

仍遇于難甯我鬪死挺劒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

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

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

平原君適楚毛遂謂

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

王王當歃血而定從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

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于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

也

禮書封人大盟飾牛牲未殺飾以文繡既殺寘之于坎加
書其上盤以盛耳敦以盛血尸之者執耳大者先歃小者
亞之有玉帛以禮明神有桃荔以祓不祥司盟又其祈酒
脯則殺以盟于前酒脯以祈于後也鄭氏謂王之盟主曰
諸侯主山川王官之伯主月其禮無據瑕禽曰平王東遷
吾七姓從王王賜之駢旄之盟杜預曰言得重盟不以雞
犬蓋非王賜不得用也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氏曰
君以犬臣以豕民以雞蓋以鄭伯使卒與行出此三物辨
而等之其詳不可考也周禮左傳天子諸侯之盟皆執牛
耳而衛太子蒯聩與伯姬輿翟以盟蓋下人君之禮也春秋

秋之盟有適一時之急而不用牲者若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登楚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此皆假行其禮而不用牲也

釁

古人敬事神明以血塗釁卽以釁名祭

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序第次其先後大小祈當爲進祿之禮珥當爲鉶藏

鉶者釁禮之事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剗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珥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是禩固謂羊血也

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

珥讀爲鉶

祈或爲剗剗者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剗用牲曰鉶

邦器及軍器

邦器謂之禮樂器及祭器之屬

圉師春除蓐釁廄

蓐馬茲也馬既出而除之新釁焉神之也

始立學者旣興

器用幣

與當爲釁

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

上春孟春也釁謂殺牲以血之神之也

龜

鵠首殺牲以血之神之也

春者夏正建寅之月

孟冬命大史

蠱龜筴占兆審卦吉凶

筴者也占兆龜之繇文也秦以其歲謂易也審省錄之而

謂鑿也主謂禋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

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以賈主及軍

器鼓鐸之屬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

小祝大師

掌^以賈祈號祝^以賈謂^以賈

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辟藏開}

書珥讀曰鉤謂殺雞取肉祭其戶

羊人凡祈珥^{珥讀爲卽卽}賈積其其羊牲^{其猶給也}

士

師凡卽珥則奉犬牲

珥讀爲卽卽

大人凡幾珥用驥可也

珥當爲卽

雞人凡賈其其雞牲

雞賈禮之事羊門夾室皆用雞

雜

記成廟則賈之以羊門夾室皆用雞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

賈之以豕豚

邾人執繒子用之用之者叩其鼻以卽社也

卽者費也

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用之者叩其}

君

以軍行祓社賈鼓

殺牲以血塗鼓鼙爲賈鼓

楚子伐吳吳子使其弟蹶

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 齊宣王坐于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釁鐘新鑄鍾成而殺牲

取血以塗其釁鉦也

禮書釁者塗釁以血交神明之道也廟成則釁室成不釁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釁非名者不釁非名者不足以神之也小子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之祈犬人之幾珥士師之匱珥司約之珥鄭氏皆以爲釁禮其詳不可考也古之用釁者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爲牲而牛馬不預有司爵弁而不冕牲號而不純後世有牛釁鍾甚者叩人鼻以衄社此先王之所棄也大祝隋釁令鍾

鼓鄭氏曰隋釁謂薦血也凡祭血曰釁女巫掌歲時祓除
釁浴鄭氏曰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釁浴之于釁禮
名同而實異若夫隋釁則按與釁也鄭氏合以爲薦血誤
矣

祭酺

禁附

酺祭不知何神鄭康成注爲人物裁害之神後世蝗則
行之亦爲民祈禱之意也

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春秋祭酺亦如之

酺者爲人物
災害之神

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

秋祭酺亦如之

禁謂雩禁水旱之神蓋
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

肆師若國有大故

則令國人祭

大故謂水旱凶荒所
祭者社及禁酺

歲時之祭祀亦如之

月令仲春

其一
命社此
隅

晉天福八年六月庚戌祭蝗于皋門

宋建隆二年六月澶濮曹絳等州蝗命長吏以牢禮祭之天祐元年以蝻蝗再生分遣官禱京城宮觀寺廟諭諸州軍于公宇設祭慶歷中上封事者言螟蝗爲害乞外內並修祭酺禮院言案周禮族師春秋祭酺酺爲人物灾害之神鄭元云校人職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酺者蠚蝗之酺歟人鬼之步歟蓋亦爲壇位如雩祭云然則校人職有冬步是與馬爲害者此酺蓋人物之害也漢有蠚蝗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歷代書史悉無祭酺儀式欲準祭馬步儀壇在國城西北差官就馬壇致祭稱爲酺神若外州者卽略依祭禮其儀注先

擇便方設營壝爲位營壝謂立表施繩以代壇其致齋行禮
器物並如小祠先祭一日致齋祭日設神坐內向用尊及籩
一豆一實以酒醡設于神坐左又設盥洗及筐于酒籩之左
俱內向執事者位于其後皆以近神爲上薦神用白幣一丈
八尺在篚將祭贊祀官拜就盥洗訖進至神座前上香奠幣
退詣盥洗以酒再詣神坐前奠爵讀祝再拜退而瘞幣其祝文曰
蝗蟲薦生害于嘉禾惟神降佑應時消殄
以清酒制幣嘉薦昭告于神尚饗紹興三十二年八月
禮部太常寺言祀令蟲蝗爲災則祭之本寺擇日依儀祭告
其祭告之所國城西北無壇乞于餘杭門外西北精進寺設
位行禮當時祭告小祀例在外州縣有蝗蟲處依儀式設位
祭告從之嘉定八年飛蝗入臨安界詔差官祭告又詔兩浙

淮東西路州縣遇有蝗入境守臣祭酺神

蝗亦昆蟲之類而害民至大也謂蝗

所行處有神故古稱飛蝗不入境及自入水死若有默然者此祭之所以不可已也

祭無主後

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

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爲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鮮至杞

爲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

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曰泰厲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公厲

大夫立三祀曰族厲

疏秦闢謂古帝王無後者鬼無所依歸
好爲民作禱敬祀之公厲謂古諸侯無

後者諸侯稱公其鬼爲厲故曰公厲

厲族厲謂古大夫無後者族眾也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

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

行介甲

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

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

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

公孫洩子孔之子良止伯有子

也立以爲太子夫使有宗廟

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

爲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爲

子孔不爲厲問

子產曰說也

爲身無義而圖說

以解說民心

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

鄭元曰伯有惡

人其鬼爲厲鬼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傳

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魂氣在上有尚德者附和氣而興

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由此也爲厲者

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月令民多厲疾五行傳有禦六

厲之禮天子有泰厲諸侯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不

其害也子產立良止使祀伯有禮與洪範之事也

信說而後不媚不

不信民不從也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于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

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廟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明設泰厲壇祭無祀鬼神洪武三年定制京都祭泰厲設壇元武湖中歲以清明及十月朔日遣官致祭前期七日檄京都城隍祭日設京省城隍神位于壇上無祀鬼神等位于壇下之東西羊三豕三飯米三石王國祭國厲府州祭郡厲縣祭邑厲皆設壇城北一年二祭如京師里社則祭鄉厲後定郡邑厲鄉厲一年三祭春以清明後三日秋以七月十五日冬以十月三日明集禮古者七祀于前代帝王諸侯卿大夫禮之正遂不舉行而無依之厲或依附於木爲民禱福以邀祀享者蓋無足怪國朝于京都祭泰厲于王國祭國厲于各

府州縣祭郡邑厲于里社祭鄉厲而于淫祀一切屏除使厲之無所歸依者不失祭享其爲民除害之意可謂至矣

秦惠王曰天子主天下凡天下之大其厲皆當祀之曰泰

厲諸侯主一國凡一國之無主者皆公厲也公與私對大

夫主一家凡一家之無祀者皆族厲也族同姓之謂康成以諸侯稱公爲公厲大夫眾多曰族厲非唯理義拘礙而王之祭厲又將何以訓之